黑龙江日报
2026年11月18日 星期三
副刊 北国风
主编：文天心
责编：于晓琳
执编/版式：毕诗春
美编：倪海连
投稿邮箱
hljrbbsc@163.com

请关注龙头新闻APP
文旅频道·北国风专栏

碧波孤舟成旧事 一岛雁声说到今

□文/贾胄 摄/王洪江



走山水笔

生活在北大荒，耳濡目染着许多生动的故事，越发感到这块土地的神奇，更使我对当年那些开发这块土地的人们产生无限的敬仰之情。

我们的汽车在浩瀚的三江大平原上奔驰，道路两侧黑土地一眼望不到边，远方给了我们无际的向往。我们被北大荒开发的故事吸引，于是决定去看看“北大荒精神”的发源地雁窝岛。

从宝清县853农场宣传部给我的资料中了解到，雁窝岛位于黑龙江省宝清县853农场4分场，现在叫第四管理区，过去，三面环水，一面沼泽，无路可通，人烟稀少，成为荒原上万顷碧波中的一叶孤舟。据史料记载当年日本侵略者在宝清县大和镇地区建立过23个开拓团，其中3个开拓团派去雁窝岛开发，但开拓团在沼泽里留下两排木桩后就退缩回去了，只能望岛兴叹。

雁窝岛是一块富饶的土地，人们形容它为“手攥黑土冒油花，插根筷子也发芽。棒打狍子瓢舀鱼，野鸡飞到饭锅里”。这块富庶的黑土地具有稀世之美，有人讲，没去过雁窝岛，就等于没到过北大荒。这些，怎能不令我们神思遐想？

汽车在广袤的黑土地上奔驰，我在北大荒的原野中寻觅岛的痕迹，静听车窗外雁儿的啼鸣声。一眼望不到边的田垅，天地合一的远方，道路两旁高高的白桦，水洗似的天空……过去印象中这里是荒草萋萋、沼泽遍地。但今天却怎么也寻不见那种荒凉。这里已经成为绥满金色果实的“北大仓”。

开发这块土地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。1957年，在党中央“上山下乡开发边疆”的号召下，铁道兵和转业官兵就开始进岛开发。这里的冬天呼气为霜，滴水成冰。他们冒着冰雪向雁窝岛挺进，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，边开荒边生产，在我国垦荒史中，留下了光辉的一页。1961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了《雁窝岛》散文集，当时的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亲笔题写了书名，开发雁窝岛的英雄事迹被写成文章，收入全国小学课本，电影《北大荒人》和作家林予写的长篇小说《雁飞塞北》就是以此为素材写就的。雁窝岛也因此名扬全国。

车刚进雁窝岛所在地853农场管理区，向导带我们走进了“七一”大桥边的烈士陵园。也是我们这次主要来访的目的地。

进入园门，苍松翠柏中高高耸立的纪念碑，立刻将我们带入那艰苦的垦荒岁月中。纪念碑上刻着的“为人民利益而死重于泰山”几个大字在阳光下显得格外耀眼。陵园内，三位为开发雁窝岛而献出生命的英雄罗海荣、张德信、陈越玖的骨灰就安放在这里。他们的事迹，又把我们带回了开发雁窝岛的艰苦岁月中。

1958年8月，开荒的黄金季节拖拉机断油，号称“大酱缸”的沼泽地上找不出一条道路，来自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罗海荣自告奋勇参加水上运油队，为了提高运油效率，他一大早下水，竟一个人推了3个大油桶，他对领导隐瞒了自己严重风湿性关节炎的病情，只顾多运油，不幸被河水吞没。他怀着踌躇满志的梦想，为开发北大荒献出了年仅26岁的生命。当时，他的妻子曾昭芳正怀有身孕，被党委派人送回老家重庆市。当年这里的垦荒战士在孤岛上开荒2万多亩，播种2万多亩。1975年这位烈士的妻子将17岁的儿子罗进又送回了雁窝岛继承父业。

墓碑上写着第二位烈士张德信的名字。他是来自齐鲁大地的一名英雄，1959年麦收季节“龙口夺粮会战”中，他不分昼夜劳动，收割机出现了故障，场内没有配件，为修收割机步行往返200余里取零件，跋涉40多小时，为了赶时间，他把轻装物给了同伴，他带重物浮水，在泅渡宝清河时，终因极度劳累而被沉重的铁件坠入水库，献出了年仅21岁的生命。当时的同伴说：“张德信啊张德信！你只要把手中的齿轮一撒手就可以脱险啊！”

可正是因为有了这位英雄用21岁年轻生命换回的齿轮，才修好了故障的收割机。

陈越玖，1969年在南雁北归的春天里，从宁波下乡来到雁窝岛。望着北大荒的蓝天，广阔的黑土地，她为自己成为一名兵团战士而自豪，一股扎根边疆的豪情涌遍全身，她被分配到畜牧排喂猪，要多累有多累，她不嫌弃，深深爱上了这块土地。后来连队让她担任畜牧卫生员，女孩当兽医也是破天荒的事儿。陈越玖不信邪。干的非常出色。人们哪里知道，疾病正在偷偷向她袭来，她坚强地忍着病痛工作，后来领导下死命令让她立即回南方大医院治疗。在上海第一人民医院诊断为：结肠癌晚期，广泛扩散。她在生命最后时刻请求组织：“一定把我骨灰送回去，我是北大荒人！”她当时年仅24岁。当年的《黑龙江日报》为此还发表了报道她的长篇通讯《我是北大荒人》，也有人为她写了一首《陈越玖之歌》广为流传。

北大荒，那年复一年在春天盛开的无名花呀，是黑土地献给眷恋雁窝岛儿女们的花环吗？

这些英雄事迹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北大荒人，我们伫立在烈士墓前默默无言。

正因为有了这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，如今的雁窝岛才变了新模样，沼泽通坦途，沃野变粮仓，还有了国家AAAA级的湿地景区。作家李准采访雁窝岛后留言：亿吨粮，千吨汗，百吨泪，十吨歌！这里农业生产实现了机械化，功能设施齐全，不见了昔日的荒凉。

雁窝岛的每一块土地，每一座桥头，每一棵树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。因为几代人为这里做出的贡献，北大荒才变成了北大仓。他们甘洒热血，献了青春献终身，献了终身献子孙。

我们默默伫立于烈士陵园的墓碑前，向所有开发建设北大荒的英烈们致敬。

那些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征战垦荒的老一代北大荒人，生命的链条一环一环地延续下去，把他们骨子里特有的精神传递下去。

雁窝岛是一块英雄的土地，有着说不完的英雄故事，每一个故事都是那么感动人、激励人，他们的名字已经写进了雁窝岛的史册，化作泥土滋养着这块土地，被后人传诵。人们记住的雁窝岛不仅仅是现在的秀丽风光，更是精神，一种艰苦奋斗的北大荒精神。



图①②：雁窝岛雕塑景观。

故居夜听雨 呼兰河水声

□文/摄 赵向前



萧红故居外景。

秋雨停了，呼兰河水一直奔流。呼兰河上空的云压得很低，像从《呼兰河传》里洇出来的一团湿墨，把这座北方小城又浸回一百年前的苍茫里。

我站在萧红故居青砖门楼前，没急着跨进门槛。门楣上“萧红故居”四个大字被风蚀得有些模糊，像书里那句“严冬封锁了大地的时候，则大地满地裂着口”。秋阳照着，脚下的土却像裂着一道看不见的口子，通往旧时光。

1911年端午前后，萧红在这五间正房里出生。屋里土炕、炕柜、叠着的旧被褥，都是照老样子摆的。我多看了一眼朝北的木格窗——书里写冬天“窗户被寒气冻得呜呜作响”，眼前却是新糊的窗纸，阳光在地上投一方安静的影。指尖摸着干爽的窗棂，脑子里却浮出那个趴窗台的小女孩，用呵气化霜，在冰花里画蝴蝶。呼兰河是她的来处，也是她一生要挣脱的牢笼。

绕到屋后，是后花园。《呼兰河传》里写：“我家有一个大花园，这花园里蜂子、蝴蝶、蜻蜓、蚂蚱，样样都有。”如今蜂蝶还有，繁盛劲却退成一种萧索的写意。几株倭瓜秧顺着竹架懒懒爬着，叶边泛着秋黄。“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，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”——书中文字里那股野生野长的自由，到眼前这规训过的园子，藤蔓显得拘谨，像被竹架拴住了魂。萧红一辈子挣脱包办婚姻、饥饿、战乱，不就像这藤，总想越过墙头看外面的天。

西北角那棵老榆树还站着，两人合抱不过来，皮皴得像老人的手背。书里说“来了风，这榆树先啸；来了雨，大榆树先就冒烟了”。我仰头，光斑从叶缝漏下来，像时间碎片。她小时候爬上去，“一边看着天上的云，一边看着墙外的大车道”。如今大车道成了柏油路，车声盖了云声；可书上那阵尘土、那片云，全凝成永恒的寂寞。树不说话，却像个大感叹号，标记着一个女孩敏感的心事。

井在园子另一头。井台上青苔滑腻，幽幽泛光。书里说“那井是多么深，多么凉啊”。我趴井沿往下看，黑洞洞的，像睁不开的眼。水早干了，文字里的凉却渗出来——小团圆媳妇的惨剧，仿佛还绕着井台冒热气。萧红没绕开这口井，她冷着笔写呼兰河人的看客相、写对性命的漠然。站在干井边，寒意是从字里钻出来的。

磨坊离井不远。石磨停了，纹路被岁月磨圆。书里说磨坊“昏沉沉的，简直像地狱”；眼下窗棂糊着旧麻纸，光透进来，地上光影斑驳。冯歪嘴子就住在这类磨坊里——穷，却硬朗；卑微，却有不容踩踏的尊严。现实里磨坊空了，书里却漏粉、磨面、破屋冒着热气。萧红写冯歪嘴子，就像写一棵树、一口井。

园子里的黄瓜秧，书上说“愿意开一个谎花，就开一个谎花……若都不愿意，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，也没有人问它”。这自由，是她拿命追寻的乌托邦。后花园不是真田园，是她给所有被压抑的生命搭建的避难所：蝶随便飞，蚂蚱随便跳，人也不必照别人画的道儿活着。

暮色上来，我没回头。门楼慢慢隐进暗里，呼兰河的风带着水汽和土腥味儿。书末那句“忘却不了，难以忘却，就记在这里了”，像自言自语。

风过林梢，老榆树又啸了一声。萧红没走。风过林梢的时候，她在那棵老榆树上；井台泛光的时候，她在那口干井里；磨坊窗上漏进来的那束光，也是她。她留给后人的，不是答案，是一道关于怎么活、怎么看待弱者的追问，像呼兰河的水，面静底涌，至今撞着人心。

园子更静了。恍惚看见蓝布旗袍的女子蹲在黄瓜架下，拿草茎逗那朵不肯结瓜的谎花。她没回头，只轻声说：“就这样，也挺好。”



冰城的时间考与记忆簿

□文/汪贵沿 摄/毕诗春

近日，我因参加“全国细胞与基因治疗第二期培训班”，与哈尔滨有了一场不期而遇的邂逅。来之前，我对这座城市的印象仅停留在冰城的冰雪与中央大街的繁华。然而，当真正踏上这片黑土地，我才恍然发觉，哈尔滨并非只是一座供人避暑的清凉之城，它更是一部厚重的历史教科书，在砖石与光影的交错中，静静诉说着“共和国长子”的沧桑与荣光。

培训结束后，我怀揣着好奇，走进了哈尔滨市博物馆。本以为走马观花地浏览一番，很快便能结束行程，却未曾想，仅仅是一个展馆的驻足浏览，便让我深陷其中，耗费了四个多小时，才观看完其中两栋楼。这里没有走马观花的浮躁，只有千年脉络的徐徐展开。从城市历史的九大展区，到俄罗斯油画馆里浓烈的色彩，再到欧洲铜版画馆中细腻的线条，每一处都在诉说着这座城市兼容并蓄的文化基因。当我正沉浸于中苏友好协会旧址那折衷主义建筑的穹顶之下时，闭馆的提示音温柔地响起。工作人员微笑着提醒我明日再来，那一刻，我忽然明白，哈尔滨的文化底蕴，绝非一日之功可以读完——它需要时间考证，需要心境，需要一颗愿意在历史长河中停泊的心。

如果说博物馆是哈尔滨内敛的灵魂，那么中央大街与老道外，便是它外放的容颜。

漫步在中央大街，脚下是历经百年岁月打磨的面包石，温润而坚实，承载着无数过客的足迹。街道两旁，数十栋市级重点保护的历史建筑如列队的卫士，将文艺复兴的典雅、巴洛克的华丽、新艺术运动的灵动，毫无保留地展现在世人面前。这绵延1450米的长街，本身就是一座露天的建筑博物馆。而当我穿过喧嚣，走进老道外的靖宇街区时，另一种震撼扑面而来。作为国内现存规模最大、保存最完整的中西合璧的建筑群，76栋百年楼宇在这里静静矗立。中式的四合院布局，披着巴洛克式的外衣；雕花窗棂上刻着多子多福的祈愿，西式立柱旁挂着老字号的牌匾。这种中西文化的奇妙碰撞，不仅是建筑史上的奇迹，更是哈尔滨这座城市在历史长河中，以宽广胸怀接纳多元文明的生动写照。

在哈尔滨众多的历史切片中，最让我心头萦绕不去的，是圣索菲亚教堂的故事。站在广场上，仰望那标志性的“洋葱头”穹顶，它像一位历经沧桑的智者，默然注视着人间的悲欢。这座建筑，不仅是哈尔滨的地标，更是这座城市命运的缩影。

广场上，玩滑板的年轻人呼啸而过，婚纱摄影师追着新人奔跑，快门声与欢笑声交织在一起。哈尔滨人对生活的热爱，如这广场上的阳光一般，明媚而温暖。

除了哈尔滨市博物馆，黑龙江省博物馆同样不容错过。这座始建于1906年的国家一级博物馆，历经百年风雨，馆藏的镇馆之宝——金代铜坐龙、松花江猛犸象骨架，无一不在诉说着黑土地的古老与神奇。即使只是走马观花，没有大半天的时间，也难以满足对这片土地的好奇。

就在我为这座城市感动之余，远方的一个电话更让我为之加分——四川老家一大群人，看见我在朋友圈发布的诗歌和照片，知道我在冰城哈尔滨。老家的人们正带着一大群孩子在老家的机场准备登机，目的地正是哈尔滨。我说这真是奇遇，他们带着孩子来冰城不仅是度假，更是要去博物馆了解哈尔滨曾经的历史。我说：“博物馆太值得去了！”

由于时间关系，哈尔滨短暂之行令人流连忘返。但再好的远方终究是远方，留一点遗憾，下次再见。在回宾馆后，我忍不住查阅资料，让我再次对这座素有“共和国长子”的城市生出深刻的敬仰——资料显示，哈尔滨拥有70多座博物馆，拥有1310处完成数字化建档的百年历史遗存，拥有219处官方挂牌保护的历史建筑。这些冰冷的数字背后，是热气腾腾的生活，是生生不息的文化。

只有文化艺术，能让人在匆忙的旅途中驻足。在哈尔滨旅游，或许只需一个小时便能逛完中央大街，但若要读懂它的灵魂，却需要一生的时间。这座城市的每一块砖、每一片瓦，都在提醒我们：历史从未走远，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，在我们的生命中，持续回响。



图①②：哈尔滨城市景观。

雕刻岁月